



[美] 欧文·华莱士 / 著

[特别修正案]

The R Document



THE ANTHOLOGY OF
IRVING WALLACE

欧文·华莱士文集

光明日报出版社

特别修正案

[美] 欧文·华莱士 著
王金铃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9.1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 98 - 205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特别修正案 / (美) 华莱士 (Wallace, I.) 著; 王金铃译.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9.1

(华莱士文集)

ISBN 7 - 80145 - 073 - 6

I. 特… II. ①华… ②王…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5486 号

特别修正案

[美] 欧文·华莱士 著

王金铃 译

☆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 100050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12 印张 224 千字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

ISBN 7 - 80145 - 073 - 6/1·28

定价: 20.00 元

版 权 声 明

The R Documen

根据 1976 年 Bantam Paperback 版译出

美国欧文·华莱士作品版权已经登记注册，未经书面许可，不准以任何形式——不论是电子的或机械的——对任何部分进行翻印、音像制作或信息储存和检索，违者必究。

该作品的著作权人，于 1996 年 7 月 10 日授予王金铃先生中文版本的独家翻译权和专有出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翻译或出版，否则视为侵权，必追究其经济和法律責任。



客人来访使他颇感意外——他忘记了这本是他约好的会面，而且忘记了他答应和总统共进晚餐之后通知取消这次会面。事到如今，他只有设法尽快和尽量体面地应酬过去。

克里斯托弗·柯林斯并不想让这位坐在他对面的来客自尊心受到伤害，因为他显然是个和蔼可亲的人，聪明、敏感且又彬彬有礼。要是换个时间，柯林斯定会乐意和他好好谈谈。可是，现在不行，今天晚上不行。他办公桌上还有一大叠要批阅的文件，过一会他还要去白宫紧张地呆到很晚。

柯林斯心里有数：他要谨慎地对待这次来访会见。这不仅仅因为他不愿使此人感情受到伤，还因为他不愿意得罪联邦调查局局长泰南。显然，这个人是为了和局长合写《泰南自传》，在局长的鼓励下，甚至是局长要他来见柯林斯的。谁也不会莽撞冒失到敢于得罪泰南局长，更不用说新上任当司法部部长的柯林斯了。

柯林斯的眼睛转向十分钟之前来客放在桌子边上的一台手提轻便盒式磁带录音机。它一直还在开着，尽管暂时还没有谈

到什么重要的东西可录。他又抬眼打量了一下这位年纪比他大的人。此人五十四、五岁，正在聚精会神地研究着他带来的那张开列了许多问题的单子，因为知道时间很紧，急着要从单子上挑出最有说服力和最重要的问题。

端详着这位客人，柯林斯突然感到此人的外貌和他的姓名不相称，他忍不住微微一笑。他叫伊什米尔·扬格，姓名和本人根本凑不到一起。柯林斯希望有适当的时机问问他怎么会起这么一个名字。伊什米尔·扬格身材较矮、胖墩墩的，好像是新英格兰地区的人，也可能是信奉基督教长老会的苏格兰人的后裔（老一辈和犹太血统沾点关系）。身上穿的起皱的灰制服被肥胖的身躯撑得紧绷绷的。他的脑袋中间光秃秃，周边长了一圈稀疏的头发。他只好可怜巴巴地把它梳向头顶，这样一来好像头皮上长着连鬓胡子似的。他长了个重下颏，而看来好像还要长第三重。他胖乎乎的身子把椅子坐了个满满当当，简直要从椅沿上溜下来。他那模样，活像一条搁浅的小鲸鱼。柯林斯最后觉得，他叫“伊什米尔”毕竟还是挺合适的。

柯林斯觉得他全然不像一位作家。除了那副应当擦拭干净的角框眼镜和那根熏黑了的棕色的石南根烟斗，他根本一点也不像个作家。可是，他一见面就自称自己是代笔作家。柯林斯从来没有会见过一位什么代笔作家。显然，他还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代笔作家，为一个堕落的女伶、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大显身手的黑人英雄和一个天才军事家写过自传。柯林斯努力回忆是否读过其中的哪一本，他没看过，但凯伦可能看过，他得好好记住，回头问问她。

这时他意识到伊什米尔抬起了头，不好意思地望着他，正在准备提出下一个问题。

听着对方提问题，柯林斯立即想出了一个主意，一个尽快地而且又能最体面地结束这场谈话的办法，一切老老实实在地照直说就行了。

“是要我说说对威农·泰南的看法吗？”柯林斯把提出的问题重复了一遍。

“是的，我是说，你对他的印象怎么样？”

柯林斯顿时想起了泰南的模样。此人是个咋咋呼呼，很不讲道理的巨人般的传奇式的人物。个子和自己差不多一样高，胸脯宽阔，肌肉发达，短粗的脖子上顶着一颗又小又圆的脑袋，一只总是斜视的小眼睛闪着锐利的目光，说话粗声粗气。泰南的外表柯林斯记得清清楚楚的，可是，他对其内心世界却几乎一无所知。他只需要老老实实在地说明这一点，就此收场就万事大吉了，就可以把伊什米尔·扬格打发走了。

“说真的，我并不很了解泰南局长。我还没来得及和他搞得很熟，我担任这个职务才有一个星期。”

“您担任司法部长才一个星期，”扬格把柯林斯的话很得体地略加改动，接着说，“但是您，一直在司法部。根据我的笔记，您在这里快一年半了。据我所知，您在前任司法部长擢亚·巴克斯特上校手下担任了13个月的副部长。”

“确实不错，”柯林斯承认说，“但是作为副部长，我很少见到泰南局长。不信您去问问局长，他会证实这一点。巴克斯特上校经常和他见面，他俩可能真是朋友。”

伊什米尔的眉毛扬了一下：“我不知道泰南局长还有什么朋友，从我和他的谈话中，我至少有这样的感觉。我认为只有他的助手哈里·阿德克科是他的一位密友，而且就是他们俩之间的关系，我似乎觉得也主要是业务上的关系。”

“不然，”柯林斯坚持说，“如果说他毕竟还有密友的话，那么巴克斯特上校也是一个。不过，我认为有一点您是对的：泰南局长确是一个孤独的人。如果您回顾一下，我想您会发现历任的联邦调查局长都是孤独的人。这和工作性质有关。不管怎么样，我一向难得见到他，对他也根本不了解。”

这位作家不甘就此被打发过去。他从嘴上取下他那旧烟斗，舔舔嘴唇：“但是，柯林斯先生……”他停了一下说，“称呼您先生，合适吗？是不是该称呼您柯林斯司法部长，也许应该略去司法两个字，干脆只称部长……”

柯林斯笑了：“称我柯林斯就行了。”

“那好。我要说的是：巴克斯特上校在5个月前犯病之后，您在这里临时负责，直到一周以前正式任命，您实际上是司法部未经任命的首脑。大家都知道，联邦调查局是您领导的。联邦调查局局长泰南是您的下级，所以您一定接触过……”

柯林斯忍不住笑出声来：“泰南局长是我的下级？扬格先生，您太不了解情况了。”

“所以我到这里来请教，柯林斯先生，”扬格认真地说，“我是来这里打听情况的。不知道联邦调查局局长和司法部长、总统、中央情报局以及政府中每一个要员的确切关系是什么，我是无法为联邦调查局局长代写自传的。您也许以为我该去问泰南局长本人。请相信，我已经问过了。但是谈到政府各部门的作用以及他个人在政府中的地位，他却不甚了解，真叫人吃惊。有些事情我从他那里无法弄清楚，并不是他不肯告诉我，只是他不感兴趣，而且相当不耐烦。他感兴趣的是谈他在联邦调查局的历史：他在埃德加·胡佛领导下工作的种种业绩，以及谈他的后来辞职和复职的经过。是啊，我对这些事情也感兴

趣，这些也是传记的重要内容。不过，我也想知道他在整个政府机构中所处的地位——我指的是他和同僚的相互关系。”

柯林斯决心要帮忙把这一点搞清楚，即使要多花费几分钟时间也在所不惜。“好吧，扬格先生，我对您开诚布公地说吧。《政府手册》中规定，联邦调查局局长在司法部长领导下工作，手册上是这么说的，但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根据公共法第90—351号第6款第1101项，联邦调查局长不是由司法部长任命的。联邦调查局长尽管同我磋商和研究工作，但是，我没有支配他的最高权力，有这个权力的还是总统。只有总统一个人可以不必经过参议院的批准撤换他。因此，除了字面上的规定外，泰南局长并不是我的下级。像他那样的人，你现在该了解了，他不会是谁的下级。我可以断定，泰南像历任的联邦调查局长一样，他知道只要他愿意干下去，就可以当一辈子局长，而把所有的司法部长们视为匆匆过客。这样，再回头来谈你原先提出的这个问题，或者那些问题，就是：他从来并不在我手下工作，我也就和他没有多大联系——没有，就是在我担任司法部副部长，而巴克斯特上校进了毕萨斯达海军医疗中心之后，我主持司法部工作期间，我和他也没有多大联系。很抱歉，我不能再帮您什么忙了。说实在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泰南局长要派您来找我。”

扬格略微伸了伸腰，说：“不是他派我来的，是我自己决定要来的。”

柯林斯把他的瘦长的身躯在靠背椅里往上挪动了一下，说：“原来如此。”他感到一阵轻松。他不用担心有什么事对不起泰南局长了。他可以把接待中断也不会得罪泰南了。但他还是打算像刚才那样好好对待扬格。他要让他有点收益，不管这

收益多么少，总要叫他高高兴兴地离开这里。“不过，说来说去，一句话，您是想听我对泰南局长的看法的，好来写您的书……”

“不是为了写我的书，”扬格赶紧说，“是为了泰南的书。这本书要用泰南的名义出版。我是想通过和他一起工作的人那里了解他的一些情况。即使您不很了解他，我还是希望……”

“好吧，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就谈谈我对他的印象吧。”柯林斯一边说，一边思考着极力找些稳妥保险的话来说。“我对这位局长的印象嘛——他显然是一位行动家——一位实干家，一个说干就干毫不含糊的人物。干他那一行，他大概最合适不过了。”

“怎么个合适法？”

“他的工作是调查犯罪案，调查违反联邦法的行为，查明情况并提出报告。他并不根据调查结果作出结论，甚至连倾向性建议也不提。其余的工作是我的份内事，我根据他调查的结果提出诉讼。”

“那么，您是行动家了啊！”扬格说。

柯林斯更加严肃认真地打量着他的来访者。他说：“听起来好像是这样，实际上并非如此。严格说，我只是司法部许多法官中的一个。我们是长时间地谨慎地工作，泰南和他的特工队员们则直接从事危险的把戏。好吧，现在还是谈您的本题，我再谈谈我对他的另一点看法，那就是他不论干什么事情，一旦认准了，他一定奋力去做，他很倔犟，这也可以算是他的长处。例如，拿正在提交表决的第 35 号修正案来说吧，一经总统提出，他马上就全力以赴。”

伊什米尔·扬格插话说：“柯林斯先生，第 35 号修正案不

是总统提出来的，而是泰南局长提出的。”

柯林斯吃了一惊，眼盯着这位作家：“你从哪里知道的？”

“局长亲自告诉我的，他说那是他的杰作。”

“不管他自己是怎么想的，第 35 号修正案绝不是他的作品。不过你的话正好印证了我的看法：他一旦热衷于某一件事情，就会把它当作自己的事情。一点不错，他的确是支持第 35 号修正案的主力。他会像别人一样，甚至比别人还认真负责地想方设法，把这件事搞成。”

“但是这条修正案还没有被通过呢！”扬格平静地说，“到目前为止，批准这项修正案的州还不到 3/4。”

“这没关系，它会被通过的，”柯林斯说。他对那些题外话有些不耐烦：“只要再有两个州批准它就行了。”

“不过，只剩下 3 个州没有表决了。”

“有两个州今晚进行最后的表决。我想第 35 号修正案今晚就会成为宪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了。但是，除了泰南局长在促成这件事上起的作用外，其它的和你要了解的情况没有多大关系。”柯林斯看了一下手表说：“好啦，我看就谈到这里吧……”

“柯林斯先生，如果您允许的话，我还想多问一件事……”

柯林斯抬头看到客人热切的表情，他等他说下去。

“我知道这件事和这次会谈没有多大关系，但是，我很想知道你的看法。”他顿了一下又接着说，“柯林斯先生，你喜欢第 35 号修正案吗？”

这个问题来得太突然，柯林斯眨了眨眼睛，一时不知道如何说好。况且，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明确答复过这个问题——甚至对他的妻子凯伦。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清楚地考虑过这个问

题。“我喜欢它吗？”他慢慢地重复着，“并不特别喜欢，说真的，实际上未必喜欢。我还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一直在忙于整顿班子。我相信总统，还有……还有局长……”

“但是，先生，这与您有关，与您主管的部门有关啊！”

柯林斯皱起眉头：“这我知道。但我仍然相信总统会处理好这件事。也许，我对这条修正案有保留意见，但我提不出比它更好的建议了。”到这时，柯林斯发现这位彬彬有礼的扬格先生不像先前那么温和了。他禁不住想了解一下他的看法，于是问道：“扬格先生，您喜欢它吗？您喜欢第 35 号修正案吗？”

“严格地只限你我之间说说，绝对不让第三者知道吗？”

“当然。”

“我很不喜欢它，”扬格直截了当地说，“我讨厌践踏《人权法案》的任何东西。”

“我觉得您这么说有点过份了吧，第 35 号修正案是用来修订和替代《人权法案》的，但只限于在一定的条件下，即在出现可能造成国家瘫痪或使国家面临毁灭威胁的国内紧急状态时，才会援引它。很明显，我们正在迅速地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第 35 号修正案将会给我们提供某些方便，赋予我们制止混乱，恢复秩序的某种手段……”

“它将给我们提供镇压的方法，它将以自由为代价来换取安宁。”

柯林斯觉得有点厌烦，决意不再讨论下去了。好像人人都知道每件事情该怎么办，每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可是，到他去做时，就不中用了。“好啦，扬格先生。你不会不了解现在大街上正在发生着什么事吧。这是我们有史以来危机最深刻的时期，犯罪和暴力行为更为严重。就拿两个月以前那帮有组织的

流氓对白宫的袭击来说吧，又扔炸弹，又用机枪扫射，杀害了13名卫兵和特工人员，打死了7名手无寸铁的游客，洗劫了东厅。英国水兵在1814年曾经抢劫白宫以来，还没有人对白宫这样干过。可那时我们在和英国人打仗，当时英国人是我们的敌人。两个月以前的那次袭击却是美国人自己干的，是美国人干的啊！处处不安宁，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您看了今天早晨的电视新闻吗？你读了今天的报纸吗？”扬格摇了摇头。

“那么就让我来告诉您吧，”柯林斯说，“在伊利诺斯州，皮奥里亚警察局，早班值勤人员开完碰头会，接受了任务之后，就在他们刚刚出门要上摩托车和警备车的时候，遭到了事先埋伏好的一帮歹徒的伏击。简直是一场血肉横飞的大屠杀。至少有1/3的警方人员被打死打伤。你对这种事情有什么解决办法呢？再如这样一个事实，今天一位数学家来找我谈这件事，他说，今年在亚特兰大出生的人，如果还在那个城市继续住下去，每9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会遭到杀害，您又有什么法子呢？我再重复一遍，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恐怕从来没有过我们现在遇到的犯罪危机。您对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高招？您打算怎么办呢？”

显然，伊什米尔·扬格以前曾探讨过这个题目，因为他的回答是脱口而出的。“如果是我，我会用重建的办法把我们的家园整理收拾得井然有序。正如乔治·肖伯纳说的那样，‘应受鞭笞的罪恶不是宗教道义的罪过，不是苦难、贪婪、教士的阴谋、君王的权求、蛊惑、垄断、愚昧、酗酒、战争、瘟疫，也不是贫穷中来的其它恶果，而是贫穷本身’。要是我，我将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消灭贫穷，消灭经济上的压迫、不平等及不公正现象，从而消灭犯罪现象……”

“现在我们没有时间来进行这样彻底的整顿，请注意，您说要采取根本措施，我并不反对。所有这些，到了适当的时候会这样做的。”

“一旦第 35 号修正案通过了，那就永远做不成了。”

柯林斯有点心烦，没有心思继续争论下去。他说：“我知道，扬格先生，您和泰南局长在一起工作时，也这样谈话吗？”

扬格耸了耸肩膀：“如果我和他这样谈话，那我現在就不会在这儿了。我之所以和您这样谈，是因为我觉得您是个正派人。”

“我是个正派人。”

“而且——我希望您不会怪我这样说——我简直不明白，您和那伙人混在一起干什么？”

这句话使柯林斯心里一惊。两个月以前，他决定接受司法部长这一职务时，凯伦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当时，他还对她作过一番解释。可现在，他不愿向一位实际上他并不熟悉的人再讲这番话，而是说：“难道您愿意看到别人担任这个职务吗？愿意看到泰南局长所推荐的人来干吗？您想知道我为什么接受这个职务吗？那是因为我相信好人会先胜利的。”柯林斯又一次看了看手表，站起身来说：“对不起，扬格先生，我们没有时间再谈下去了。您一进门时，我就告诉过您，我还有一堆案卷要审阅，然后还要到白宫去一趟。这样吧，从现在起的几个月里，我还会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也许能进一步给您帮助。那时您再打电话找我好吗？”

伊什米尔·扬格站起身来，放下他的笔记本，拿起录音机，把它关上。

“如果您还在这里，我会来电话的。我希望您会在这里。”

“我会的。”

“那么我给您来电话，多谢。”

克里斯托弗·柯林斯伸手和作家握手告别，然后，望着他摇摇摆摆地朝通向接待室和大厅电梯的会议室走去。

他忽然想起刚才有一件事忘了问问这位作家。“扬格先生，随便问一句，您和泰南局长工作多久了？”

伊什米尔·扬格在走廊里停了下来。“差不多半年了。半年以来，我每周到他那儿一次。”

“不过，您还没有告诉我，您自己对他的看法怎样？”

扬格冲着他淡淡地一笑。“柯林斯先生”，他说，“我将援引规定不许逼供的第5号修正案，”他咧了咧嘴笑着说：“第35号修正案还未生效呢，我就援引这一条，不多说了。”然后他又加了几句：“这份工作是我的饭碗，我从来不拿它去冒险。再说，我接受这项为泰南写传记的工作是有点迫不得已。再一次谢谢您。”

说罢，他转身走了。

柯林斯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回想着他们俩刚才的交谈，想到国家发生的危机，想着要用来解决危机的新修正案，也想到了泰南局长其人，逐项掂量着他对所有这些事情的想法。很快地他意识到在这上面太费时间了，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最后，他坐进椅子里，把它转到办公桌前，伏在桌上开始审阅堆在上面的文件。

很快他就把扬格完全忘掉了，全部精力集中到那些需要他立即处理的案件上了。——一起跨州绑架案；一起违反原子法的案件；一项印第安人要求收回家园的案件；一项反托拉斯

的委托；一起大的毒品案件；一份联邦法官的任命；一件阴谋颠覆国会的案件；一起驱逐出境的案件；几起暴乱事件，以及对五起阴谋破坏或推翻政府事件的许多线索。

尽管柯林斯全神贯注地工作着，但他对声音还是十分敏感。此刻，在 70 英尺见方的宽大的办公室里，他听到他的秘书，玛丽安·莱丝踩在厚厚的东方地毯上的脚步声。他从两堆文件中一抬眼看到她从隔壁的秘书办公室里出来，匆匆忙忙地向他走来，手里拿着一个大的马尼拉纸做的大信封。

“这是刚才从马路对面送来的，是派人送来的。”她说。

马路对面指的是宾夕法尼亚大街对过——那是指在艾德加·胡佛大楼里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就在那里。

“标着‘重要机密’的字样，”她补充说，“一定是局长派人送来的。”

柯林斯说：“奇怪，他平时送文件差不多都是在上午呀。”

她隔着写字台把信封递到他手里，并犹犹豫豫地说：“柯林斯先生，如果没有别的事，我这就回去了。”

他很惊讶，问道：“几点钟了？”

“6 点 20。”

“我的天，那些文件我连一半都还没看呢。我真不该让那位作家老兄占了我那么多时间。”他想了一会儿又说：“也好，也许有用处，这人挺有意思。”他愁眉苦脸地看了看办公桌上第一摞文件说：“看来我得把大部分文件带回家去不可了。好吧，玛丽安，把门锁上走吧。”

“今天您没有时间再工作了。别忘了，您今晚 7 点 15 分要去白宫赴宴。”

他脸上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情说：“那大概也是工作吧。”

她还在迟疑，然后，一丝默默的微笑浮在她那平平庸庸的长型脸上。“我……我只是想说，柯林斯先生，今天是您担任司法部长第一周年纪念，我向您表示祝贺。您来这里工作，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明天见。”

“再见，玛丽安，感谢您的祝贺。”

她走了以后，就只剩他一个人了。他仔细注视着玛丽安刚才给他的那个大信封。这些天来，从联邦调查局那边来的好消息非常少，所以他一脸不高兴地打开了信封。

他抽出来的是6页打字机打出的统计材料，和材料一起是一封附在上面的信，实际上是一张手写的纸条。根据他所熟悉的难以辨认的字体，根据那滥用的标点符号（大半是破折号）和那些顺手乱写的缩写字，用不着看署名就知道是泰南局长写的。

好奇心驱使柯林斯开始读这张便条。

亲爱的柯林斯——

兹奉上最近几个月来全国犯罪统计最新数字——比以往严重得多——是我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情况——已呈送总统一份，现送您一份。这样，您在我们今晚见到总统之前可以得阅此件。请注意谋杀、骚乱、武装抢劫、跨州绑架等案件大幅度上升的情况。另有以阴谋叛国及策动暴动案件有关线索之附件一份，供您参阅。我们的处境实在不妙，发展下去就无法收拾。我们要脱此倒悬之大难，唯有使第35号修正案得以最后通过——但愿今晚能获通过。我已把此统计数字电话通知纽约州的奥尔巴尼市及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立法委员们，好让他们在今晚表决以前能对真实情况有所了解。本来不愿意让这些不愉快的消息打扰